



鳳落山

书 第 著

7.7



风落山

韦 著

•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5 字数: 100千 插页: 2

1976年6月第一版 197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460册

统一书号: 10029·92 每册: 0.34元

内容提要

这部短篇小说集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集中反映了农业学大寨化大寨命运动中两个阶段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，着力塑造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农村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新一代的英雄形象。作品时代精神强烈，生活气息浓厚，具有山乡的战斗风格。

目

次

风落山.....	1
夜校灯火.....	29
开山斧.....	51
黄河边上.....	64
黄河奔腾.....	75
锹头小曲.....	98
闪光的石头.....	101
雨夜.....	111
急风暴雨.....	117
战斗在继续.....	137

风落山

一

站在风落山远眺，是一片平坦无垠的草原。脚下是一些低矮耐旱的明棘、地角一类的小草。

这时，从草原那边飞来一匹骏马，到了山脚下，骑手收住缰绳，从马背上跳下来，牵着汗淋淋的马开始攀山。他是位四十五、六岁的粗壮大汉，叫钟旺，是风落山大队革委会副主任。

他虽已汗流满面，但仍不停歇，牵着马焦急地爬着山。因为他已得到确切的消息：旗委批准了风落山大队的打井计划。这在他的心中象压了一块大石头！他连晌午饭都没顾上吃，就到处寻开了风落村支部书记陈志钢。社员们说志钢同队干部们到四队去了，他赶到四队，四队告诉他，志钢一伙

人去了牧业队，待他追到牧业队的时候，又听说志钢到贴邻的一个大队去了。他急得没法，这才折回大队部来找老支书石青山。一路上，他心里直翻腾：我钟旺土生土长在风落山，对风落山不敢说通个透彻，也算最了解的人了，你志钢当支书还不满三个月，就想在老虎嘴里拔牙，到没水的干山头打井，这不是闹着玩吗？……

要说志钢，咱钟旺心服！五年前，人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戴着红卫兵袖章，从北京步行来到咱风落村插队；几年来，他虚心接受贫下中农（牧）的再教育，同咱们真是心贴心哪！论思想，评劳动，谁不夸个好？去年修水库，他带着突击队大战三个月，为了抢救国家财产，奋不顾身地跳进洪水里，负了伤坚持不下火线；由于革命的需要，同他一块下乡的知识青年，有的参军，有的进工厂，有的上大学了，惟独他，贫下中农（牧）几次推荐，他都不走，偏偏把根深深地扎在咱风落山。他说：“革命战上要在最艰苦的地方寻找自己的岗位。我的岗位就是这风落山下的风落村！”去年春天，他入了党，担任本村的政治队长，搞路线教育，组织社员学习，都搞得热火朝天，简直成了咱风落村的眼珠子啦！三个月前，老支书石青山请示旗委和公社，经过党内外酝酿研究后，选举志钢担任大队党支书兼革委会主任，领导班子实现了老中青三结合。说实在的，志钢当接班人嘛，我钟旺哪能挡道？我可不是那种闹独立性的人！可是，毕竟他还年轻没经验啊，就说打井这事吧，哪有那么容易！唉，俗话说得好：

“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”呀……

钟旺走着，想着，不觉已进了大队部。他一抬头，见石青山正聚精会神地捧着放大镜，在看志钢绘的那幅打井规划

图。这真好比火上加油。他气呼呼地问：“老叔，啥迷住你啦？”石青山摘下放大镜，抬头笑道：“老侄子，该淬淬火了！”钟旺摸不着头脑，问：“淬啥火？”石青山指指他的脑袋说：“你呀，这家伙该淬火加钢了！”

钟旺这才明白过来，但却不示弱：“嘿，我就等你们从凤落山打出水来淬火呢！”

石青山毫不含糊地说：“那好，明天你上凤落山吧，志钢他们今天从马鞍山取经回来就要上山了。”

“老叔，说正经的！”钟旺心里火辣辣的，连珠炮般地说，“你说咱们这个半农半牧的大队学大寨学得怎么样？不能说赖吧？牧业不必说，农业去年上《纲要》，眼下急等过‘黄河’，咱们正该稳扎稳打，咋就半道上杀出个凤落山上打井来！这不是电线杆上打把式——闹玄吗？你怎么由着志钢胡来呢！”

石青山卷起图纸，故意问：“依你说，该咋个稳扎稳打呢？”

钟旺满口大把地说：“第一保住那几百亩水浇地；第二稳定牧业生产；第三抽出人马抓副业，增加现金收入！这保、稳、抓，才是正道！”石青山正待答话，钟旺一摆手，又说：

“老叔，论资历、讲年龄、比贡献，你都是老前辈，合村上下谁不敬重你？至今改不了口还叫你‘老支书’，因为你办事叫人服嘛！可是打井这事你欠思量。志钢没经大事不老练，还是那么个冲冲杀杀的脾气，你理应多指拨点，咋能凡事由着他呢？你得给他根拐棍啊！”

石青山含着烟袋，仔细地听完钟旺的话，没有正面回答，却提出一个问题：“钟旺，你说说，牛长着两个犄角为啥

呢？”

“这……，为斗架呗！”

“对啦，对啦，就是为了斗争呀！”石青山磕磕烟锅，笑了，又说：“你想想，咱们大队哪点成绩不是斗出来的？不斗，能有今天吗？没出息地守摊摊，不会进步！志钢是还年轻，可我看他就有股子敢于斗争的‘牛’劲！不然他哪敢向凤落山挑战？这股子造反劲头好得很哪，咱们不仅该支持，还得鼓起劲同他并肩作战呀！”

钟旺的眉头蹙成了“川”字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说实在的，十四年前打井失败那血的教训还压在我的心头哪！……昨天我去旗里找水利局的王副局长，人家还是那话：‘凤落山无水的结论变不了。’”

“我看也不必迷信他。志钢讲得对，路线正确才能创奇迹。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许多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事都办成了，就因为路线正确嘛。十四年前，败就败在有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！这回，咱们找水先找群众，打井靠正确路线，我看凤落山打不成井的结论也得变！”

钟旺觉得石青山的话不太实际，可是一时又没话可反驳。这时，忽然一个敲铃撞钟似的声音接上了话：“对，非变不可！”

话音没落，门帘一扬，进来一个人，正是陈志钢。汗水、笑影挂在那紫铜色的方脸盘上，智慧、决心、力量蕴藏在他那明亮而狭长的眼睛里，流露在那洪亮有力的声音中。他风尘扑扑，持一只红柳筐，扛一把开山斧，淳朴，英俊，威武。他肩上那把开山斧很特殊：一边的斧刃锋利铮亮，另一边瘢迹累累，有的地方卷了刃；那斧柄油光发亮，清清楚楚留着

两把指痕。这是把不平常的开山斧。

钟旺站起来从志钢的红柳筐里抓起一把红黄红黄的湿土，稍稍一捏，随手扔回筐里，拍拍手，说：“这是马鞍山的土！”

志钢擦着汗，哈哈笑道：“你这山里通，这回可只说对了一半，这土是我从凤落山南岭沟里取的！那儿同马鞍山相连，山石也一模一样，可真奇怪，为啥马鞍山有水南岭就没？”

钟旺先是一愣，随即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山与山不一般嘛。清河从马鞍山下流过，说明有水，凤落山可连条小河岔也没呀！”

“但当年马鞍山也被判为贫水区。”志钢说。

“王副局长说，‘贫水区’还可能有点水，无水区就不同了，这叫作自然条件不一样！当初人家马鞍山大队打井有一马平川的‘小江南’作后盾，闹不成也无关大局。咱们可是家底不厚，本钱不足，这物质基础就不一样，闹不好就砸了锅呀！”钟旺头头是道地说，“志钢！咱们当干部，最讲究个稳字，千万不能火烧屁股没遮拦哪！”

“条件靠人创造，基础靠人建立呀！”

“那我问你：打井的条件在哪儿？”

“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，有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和支持，有两千六百多名贫下中农牧，有兄弟社队的先进经验，……”

钟旺毫不客气地一摆手：“基础是什么？”

“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，充分调动了广大社员群众的革命积极性，几年来农业学大寨所取得的成绩，这些都是最根本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！”志钢满

腔热情地说，“大叔，咱们凤落山的贫下中农(牧)，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，凤落山有水没有，他们最有发言权。大伙不是已经提出四十多条合理化建议了吗？还有，十四年前咱们也在这山上打过井，那时虽然被走资派破坏，但大家抢救下许多打井器材，这还能用。”他稍停了一下，更坚定地说：“当然，困难和阻力还有不少，但是我们还有这件宝贝！”他那双结满硬茧的大手，高擎着那把特殊的开山斧，说，“发扬它的光荣传统，带领群众，艰苦创业！”

钟旺瞥了一眼开山斧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说出个花来，也是个玄乎事儿，不如‘保、稳、抓’！”

“‘保稳抓’？这是刘为仁说的吧？”石青山插了一句。

“别管谁说的！对，就得采纳！”钟旺顶了一句。

“大叔，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，这是对的；把粮食抓紧，大力发展牧业、副业生产，也完全应该。可是，咱们不能守住自己饭碗里的四百八十斤就心满意足了，还得想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，想想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，千方百计地把粮食搞上去啊！……你刚才那话，刘为仁在社员中叨叨过多少次了，他先是用这来反对打井，后来又变过来说他赞成打井。我看他变来变去有说究，咱们可得提高警惕，抓生产，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啊！”志钢严肃地说。

“是啊！”石青山点点头道：“他还在社员中说志钢带头打井是‘新官上任三把火’，为了显示自己，压倒老干部，好向上爬。看来在打井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还挺激烈呢！”

钟旺一听，心里直冒火，说：“哪来的那么多斗争！现在他刘为仁要职无职，要权无权，能起个啥作用？”

石膏山说：“问题可不这么简单，坏人作反面文章的花招多得很！依我看，是支持志钢带领群众打井造田，加快农业学大寨的步伐，还是搞刘为仁那一套，这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！”

钟旺的火气一下子烧到了头顶心：“好，有你这旗委委员的一句话就行！算我钟旺走错路线啦！”他抓起帽子，奔到门口，回头又对志钢吼道：“别忘了，你手上掌大砣，管着两千六百人的吃穿！”

二

旗委批准风落山打井的消息，象春风吹遍了全大队。党支部召开社员大会，作了动员。决心书和红绿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，“铁姑娘队”向以巴特尔为首的“青年猛虎队”下了挑战书。人们的心呵，早飞上了风落山！

社员大会后，志钢就同春水爷爷等人背上炒面袋，进山勘测南岭，已整整三天了。他们几乎把南岭每条沟岔都走遍了，可还是没找到打井的地方。春水爷爷记得，当年，这附近一条沟里曾经有股很大的泉水，旺成了小河，那泉眼旁边还有几棵茂盛的柏树。后来山上起了火，泉水不见了。听说，当年大火就是从柏树跟前烧起的。现在只要能找到那些柏树桩，就能认出那条沟，找到沟，打井的位置就好确定。可是找了几天却无影无踪。有的人脚上打起了泡，心焦体乏，信心不足了。

晌午吃罢干粮，志钢带头鼓掌要春水爷爷讲故事。春水

爷爷知道志钢的用意，清清嗓子，绘声绘色地叨啦开了：

“……那金凤凰飞呀飞呀，飞到南岭上啦，它一看这里古木参天，山青水秀，就不想走啦！每天早晨，你看吧，那些百灵鸟儿，蓝背鸾儿，家雀儿，跳的跳，唱的唱，……可那老地主不死心，生着法儿要逮住金凤凰替他生金子。一天他带上狗腿子躲在山里，见金凤凰正落在栖凤崖上，就下了毒手。枪响凤落，老地主连滚带爬去抓，可金凤凰突然长鸣一声，窜进青云里去了。老地主只抓到一根羽毛，回家一看，竟是根老鸽子毛。他一气之下扔进了炉子。这下可红火啦，只听得轰地一声，满家燃起了大火，这火越烧越旺，结果把老地主烧死了。老地主的狗崽子恼羞成怒，放火烧了山，从此金凤凰再也不来了，凤落山下的草木泉水全没了，变成了光秃秃的荒山野岭。……”

巴特尔等一伙青年听得入了迷，嚷嚷着要春水爷爷讲下去。老人捋捋胡子，笑着说：“欲知后事，且等咱们打出井找出水再作分解！”

“嘻嘻，穷山沟能飞出金凤凰？”

大家回头一看，说话的原来是富裕中农潘财。他上午来给勘测的人送干粮，还没回去。巴特尔反驳潘财道：“咋啦，穷山沟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地？”另一个社员说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反对打井？”又一个社员说：“你对学大寨有意见啊？”……

同潘财一道来送干粮的刘为仁连忙打圆场说：“喂喂，算了算了，有口无心，自家人嘛，……”

潘财不服气地冲着志钢说：“我就看打井没方向！咱村十有八九是‘毛毛匠’，与其放在干山头上灰折腾，倒不如让大

家出去赚上几个方便钱！这铁饭碗不比那没影儿的金凤凰保险？”

志钢说：“潘财大叔，集体生产才是聚宝盆哪，最保险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哇！”

潘财是有名的“犟憋佬”，凡是新生事物，他总先是“摇头”，根本不相信凤落山上能打成井。今天早上，刘为仁拉上他来送干粮，他也正好想来看看虚实。到了山上，见志钢他们绕着山头东挖西刨，更认定打井完全是胡闹。此时，听志钢这么说，气汹汹地朝着驴骡子狠狠揍了一拳，扭头就走。刘为仁一着急，一颠一跛地追了去。人们不禁哈哈大笑。志钢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打井最主要的就得跟人斗，跟资本主义思想斗哇！”……

下午，志钢怕累坏了春水爷爷，硬把他安顿下，自己带人进了八岔沟。

“八岔沟八岔沟，滴水贵如油”。这八岔沟一向被认为是不可能有水的地方。可奇怪的是，这条大沟的西壁是又宽又深的悬崖陡岩，怪石横生，东壁却很平坦，表层是砂坝，往下是红胶泥，再往下便是黄土层了，远远看去，那里还有一小片绿茵茵的颜色，大概是山草吧。

志钢站在西面，看着山沟壁，他记起不知什么时候，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关于这种土层结构的资料，说这种结构往往会迫使地下水往土质较松的地层深处流窜。南岭上的地下水会不会窜到这里呢？他决定到东边去看看。可是绕到沟东少说也有十几里地，他干脆把大绳朝腰里一拴，把绳子的另一头叫人盘在大山石上，提着开山斧，蹬着突兀的岩石，向沟底滑下去。

“哗——轰！”蹬塌的山石不时滚到沟底，发出巨响，穿沟风发狂似的撕着他的衣襟，刮起的碎石子扑在他的头上、脸上。他的身上已经碰伤了好多处，可是他紧紧攥住开山斧，用它作支撑点，一下一下地向下疾飞。几只山鹰惊慌地在他脚下飞旋！……

下到沟底，乱石满目，两面寸草不生。抬头东看，那绿茵茵的一片竟是香茅草，长得旺极了！志钢忘了伤疼，提着开山斧爬上去，一不小心，轰隆一声，连人带斧摔下沟底，石头磕伤了他的腰腿。他忍着疼痛，翻身跳起来又开始攀登，心头充满了喜悦：这里土质松软，又长着香茅草，说明有水呀！

志钢用开山斧刨出一个个小土坑，一步步攀上去。快到那片小草地的时候，突然耳际传来了一声清脆的“叮咚”声，他侧耳谛听，又是一声！他扑过去抓起一把土，这土很湿润。他举起开山斧刨呀刨，找呀找，终于在尽头的裂岩缝里找到了那发出叮咚声的泉眼。可是真可怜呀，那泉水老半天才滴一点，往下刨不到二尺又都是干硬的了。但是志钢并没有泄气，他继续刨下去，刨着刨着，忽然斧头碰到了什么东西，发出咚咚的声音。他用力猛刨，一下子竟刨出一根三四尺长的又粗又朽的木棒。他急忙用斧子劈开，细细一看，是柏树的！

“志钢——！”山沟里回音缭绕着。他仰首往上看，两面沟顶上有几个人影在向他挥旗。原来其他人已经绕沟口过来了。

不一会，上面放下绳子来，志钢先把木棒吊上去，然后又抓了几把湿土放在衣袋里，这才拽着绳子爬上沟顶。他把

自己观察到的情况全向大家说了。

春水爷爷听了志钢的介绍后，马上戴上老花镜，把那柏树棍仔细看了半天，敲了敲，脸上的莲花纹终于展开了。小伙子们早已乐得又蹦又跳，巴特尔撒腿要去报喜。春水爷爷叫住他，说：“乐啥？就那半天滴一滴水能打井？这八字才有一撇哪！”他向志钢又详细问了一遍，这才说：“志钢，现在用上咱爷俩总结的那‘碗测法’啦。今晚，派人在这沟顶沟腰每隔三尺掏上个钵钵，把那白花蓝边碗倒扣上，明天五更看分晓吧！”

大家知道这“碗测法”是春水爷爷积几十年打井经验，总结出来的土办法，只要明天一大早倒扣的碗里象水洗过的一样，那这地底下就十有八九有泉水。志钢对他的经验作过一番研究，确实顶用。大家照这办法埋下碗，次日刨开一看，果然碗里都湿漉漉的，尤其是沟腰的，几乎水汪汪的了。春水爷爷看到这情景，满验喜色。

志钢和春水爷爷用碗测法，测出凤落山南岭有水的结果后，就带着人马赶回村来，想与石青山、钟旺等人研究下一步的措施。谁知刚到村口，迎面碰上了石青山和钟旺。钟旺见志钢走路一瘸一拐的，春水爷爷只管低头抽烟，其他人都没吭声，心想肯定没找到水，他急得直拍大腿，说：“罢了罢了，赶快收场，回头走正道还不晚！”

大家哗地一声笑开了。钟旺闹了一个呆瞪眼，忙问怎么回事。春水爷爷不慌不忙，故意对石青山说：“石兄弟，那年你领大伙打井，可折腾了一气，临了上面命令不让打，你又领头不听从，差一点被撤职。如今志钢又要打井，虽说找到了水源，可还要斗争一番哪！”

石青山朗声说道：“大哥，而今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给咱们指引，有大寨贫下中农为榜样，加上有志钢他们这一帮子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小将，我看，天塌下来也能擎得住，谁想看咱们的笑话办不到！”

正说话间，村里熙熙攘攘地涌出一批人来，原来社员们收工回来听到志钢他们已找到水源，一齐迎了出来。大伙一下把志钢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春水奶奶看着志钢脸上的斑斑伤痕，心疼地说：“孩子，为了大伙，看你熬成了甚模样！”

志钢扛着开山斧，象一个英武的战士，对大家说：

“社员同志们！勘察的结果证明咱们凤落山确实有水。我们已经派人把‘碗测’资料送到旗水利局检验去了。但是，要打出水来，还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呐！咱们要作好思想准备，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阶级敌人斗，争取早日把井打成，当年受益！”

人群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……

三

旗水利局对子“碗测”资料的书面复函很干脆：“不足为据，不宜打井。”可是等这个复函到大队的时候，志钢按照支部的决议，已经在南岭动工好多天了。

对于这个复函，钟旺认为必须坚决执行，马上停止打井。理由是：这不仅是上级的决定，而且从这几天打井的情况来看，进展缓慢，群众有意见，再闹下去就要无法收拾，这充分证明上级的答复是正确的。可志钢和石青山不同意他的看

法。他们说，对这个答复不能就事论事，必须看它符合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不符合就坚决抵制，况且打井已经采取了一定的措施，现在按志钢总结的那“顺石纹揭石板”的办法，动工的几口大井都已刨完乱石层。特别是巴特尔他们的一号井，已经打到黄土层以下了。他们还特别提醒钟旺，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听到的一些流言蜚语。

恰在这时，电话铃响了。话筒里传来了王副局长那四平八稳的声音：

“志钢吗？怎么样，工作适应了吗？唔，很好。你还年轻，要好好地老同志学习，不要翘尾巴。你那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得改一下喽。不能那么任性了，该有个干部的样子嘛！……”

志钢早就发觉自己同这位王副局长在思想上有隔阂，而且随着自己从贫下中农(牧)那里接受的新鲜东西愈来愈多，两人之间的思想分歧也愈来愈明显。现在，听着他的话，他预感到他们之间的一场思想交锋已难以避免，要是按照前几年的脾气，他一定会把对方顶回去。可是现在，他那火辣辣的性格变得深沉了。他耐着性子，不动声色地说：

“是的，我还年轻，应该虚心向老同志学习，向贫下中农(牧)学习。的确，我不懂得什么是干部的‘样子’！我只知道自以为是，板起脸来对群众说话，那是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。……”

“志钢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？”对方的声音提高了，“做为一个干部，应该比群众站得高，看得远，应该高明一点，要用科学的态度来指挥他们，不能头脑发热！……比方说在凤落山打井的事吧，那里是我亲自测定的无水区，这你就得